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四十三回 王進士擊鼓鳴冤 老奸婦受刀身死

卻說狄公見王毓書說，大人如能不畏權貴，決可將此事明白，當時拍案怒道：「汝雖不入仕途，也是科名之士，豈不知國家立官，為達民隱？本院蒞任以來，凡事皆秉公評斷，汝何故出此不遜之言？且將汝交巡捕看管，本院訪明再核。若果不實，便將汝重處！餘人一律開釋。」說罷拂袖退堂。所有那些百姓，聽見此事，無不切齒痛罵，說懷義這禿驢，平日乾的事件，已是殺不勝殺，只因有關國體，朝廷大臣，無奈何他，近又將王毓書媳婦，騙入裏面，還取假傳聖旨，這樣大罪還可容得麼？可惜這老人家，只控了一番，這狄公但問他是虛是實，那個意思，也不敢辦，這豈非有心袒護麼？你言我語，私下議論不了。當時王毓書隨巡捕而去，眾農戶見狄公如此發落，齊向王員外道：「員外在此，且耐心兩日，若大人再不肯辦，我們明日再來。」說罷，齊聲而散。你道狄公何故說這鬆懈的話，只因懷義黨類甚多，就要今晚馬榮、喬太兩人事務辦成，明日方可奏知武后，嚴加懲辦，若此時在堂上過於決裂，滿口要辦懷義，設或有人與懷義一黨，當時前去報信，走漏風聲，反為不美。因此但將控告的原因，在堂上細問了一遍，使百姓知道，又見自己不肯替王毓書伸冤，此乃他禁止人通報信息的意思。此時退堂之後，將控告收好，已是上燈時候。命陶乾去喊馬榮，說他二人已經前去，當晚也不安寢，專等馬榮的回信。

誰知馬榮與喬太，早就吃了晚飯，出衙門，由原路向白馬寺來，約至二鼓左右，已到面前。兩人走的是熟路，直至寺口，依舊將山門輕輕一推，幸喜又未掩著。兩人挨身進去，復又掩好，來至和尚房內。那個和尚見他又來，忙道：「昨晚你們幾時出去？裏面的事情，曾訪明白？」馬榮道：「全曉得了，但問你昨晚山門不關，是等那個道婆，昨日聽得說今晚不回去，為何此時仍將山門開著？」和尚道：「英雄不知，她每日皆如此說法，到了次日，便自回去。因她那個庵中，也是個齷齪世界，所有的尼姑，把持京城中少年公子，不知坑害了多少。她每日回去，仍要辦那些牽馬打籠等事。今日已正之後，方才出去，言定三更復來。英雄此時又來何乾？」馬榮道：「可真來麼？」和尚道：「僧人豈敢說謊？」馬榮當即說道：「你且在裏面靜坐，若山門外有什麼聲響，千萬莫出來詢問，切記切記！」說畢，仍然與喬太出寺，在牌坊口站定。

看看天色尚早，復又在周圍一帶，遊玩了一回，約致三鼓，月色已是當頭，心下正是盼望，遠遠的見松林外面，有團亮光，一閃一閃的。馬榮招呼喬太道：「你看對面可是來了麼？」喬太說：「這樹枝擋住看不清楚，且待我前去看明白了。」當時捏著腳步，向松林內走來，定睛一看，卻是一個少年女子，提著個燈籠，照著那道婆前來。喬太趕忙出了樹林，來至牌坊前面，低聲向馬榮道：「這賤貨來是來了，你我在哪裏動手？」馬榮道：「就在這山門前結果她性命。」當時背著月光，倚著牌坊的柱子，掩住身軀。只聽樹林二人說道：「王道婆婆，你何以認知懷義？聽說他與別人不同，渾身全灘在身上，惟有那件東西，如鐵棍子相似，兩下一來，便令人筋骨酥麻，可是真的麼？你天天如此受用，可惜我未嘗過這滋味，你哪一天也松松手，給點好處與我。每天送你來，便不許我進去，豈不令人想煞？不聽這妙事，也就罷了，既然曉得，不能身入其境，你想可怪難受的。」王道婆聽了笑道：「你這賤貨，每日兩三個男人上下，還要得隴望蜀，想這神仙肉吃。可知他雖是如此，也要逢迎的人有那種本領，軟在一處，灘在一堆，方有趣味。不然獨腳戲唱得來，也無意味。」兩人一頭走著，嘴裏只顧混說這邪話，不防著已到了牌坊前面，馬榮將腰刀一舉，躡身出來，高聲喝道：「老虔婆，做得好事，今日逢著俺了！」說著左右將頭發揪住，隨手一拖，早跌倒地下。那個少年女子，正要叫喊，喬太早踢了一腳，將燈籠踢去，露出明晃晃鋼刀，向著兩人說道：「你們如喊叫一聲，頃刻就送你的狗命。」

虔婆見是兩個大漢，皆是手執鋼刀，疑是劫路的賊盜，早已唬得魂不附體，當時說道：「大王饒命，我身邊沒有銀錢，且放我進寺，定送錢財與你。」馬榮兩人，也不開口，每人提著一人，直向松林而來。到了裏面，咕咚摔下，喬太向馬榮道：「大哥，我們就此開刀，先將她那個殘貨剝下，究竟看她什麼形象，就如此淫賤。就後挖出她心來，就掛在這樹上，讓鳥雀吃了吧。再將頭割下，為那烈婦報仇。」馬榮故意止住說道：「這不是怪她一人，總是懷義這狗鑽禿驢造的這淫孽。若是這虔婆肯將那地窖的暗門，何處是關鍵，何處是埋伏，何處是懷義淫穢的地方，共有幾個所在，她能說明，常言道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我們仍尋懷義算帳，與她二人無涉。」喬太聽了此言，向著王道婆說道：「你這虔婆可聽見麼？爺爺本欲結果你們的性命，這位大哥替你們討情，饒你狗命，你還不趕快說麼？」王道婆聽了此言，心下想道：「這兩人是何處而來，為何與懷義有這仇恨？我且謊他一謊，只要將此時過去，告知懷義，命他明日進宮奏知武后傳出聖旨，捉拿這兩個盜匪，還怕他逃上天去麼？」當時說道：「大王要問他地窖，此乃是自己的埋伏，外人焉能知道？我不過偶然到此燒支香，哪裏知道他的暗室？」馬榮冷笑道：「你這刁鑽的賤婆，死在頭上，還來騙人，打量爺爺們不知道？昨日夜間打洗臉水是誰叫的，東西夫人是誰要做的，我不說明，你道我未曾看見麼？你既偏護著孤老，爺爺就要得你性命，先送點滋味你嘗嘗。」說著刀尖一起，在虔婆背脊上，戳了一下，登時「哎喲」一聲，滿地的亂滾，鮮血直流，嘴裏喊道：「王爺千萬饒命，我說便了。」馬榮說：「爺爺叫你說，我偏要謊我，現在不要你說，你又求饒。要說快說，不說就下手了！」當時將鋼刀豎起，刀背子靠在頸項上，命她直說。

王道婆到了此時，已是身不由主，欲待不說，眼見得性命不保，只得說道：「他那個廳口的門檻，兩面皆有口子，在外邊一碰，便陷入地窖，下面皆是梅花樁、魚鱗網等物，陷了下去，縱不送命，已是半死。由裏一得腳，那門檻下面有兩塊磚頭，鋪嵌在木板上面，用鐵索子系在檻上，只要一碰鐵索子，便落了下來，當時兩塊石板，左右分開，下面露出披屋。由此下去，底下有數間房屋，各是各的用處。我那日在那裏是第二間房內，李氏娘子，是第五間，其餘皆是他變童頑童的所在。將這房屋走盡，另有五大間極精美的所在，便是武后的寢宮了。這全是真實的言語，並無半句虛詞，求大王饒命吧。」馬榮聽完，乃道：「爺爺倒想饒你，奈我夥伴不肯。」王道婆疑惑的看喬太，也就向喬太求道：「是這位大王，也高抬貴手，饒我一命。」喬太笑道：「他有夥計，俺也有夥計，只問我夥伴肯饒你，便沒有事。」王道婆道：「大王不要作要，統只有你兩人，哪裏再有夥計？」喬太將刀一起喝道：「就是這夥計，饒你不得！」王道婆哎喲一聲，早已人頭兩處。那個少年女子，見道婆被殺，自分也是必死，只得求道：「大王如不殺我，我便把身上這金鑄，與你兩人。」馬榮罵道：「你這賤貨，也饒你不得！你且說來，庵在何處，裏面共有多少尼姑？」女子道：「此去三里遠近，有座興隆庵，便是武后從前為尼之所。這道婆與懷義，是多年的情人。現在共有三四間暗房，此三四間尼姑，專門招引王公大臣、少年子弟，在內頑笑。凡有人家曖昧之事，不得遂心的，也來此處商議。我是去年方才進庵，專隨這道婆出入，有時她迎接不上，便命我替代，因此知道這裏面的滋味。不料今日此處遇見大王，但求大王饒命。」馬榮聽了罵道：「汝這賤貨，留著你也非好事！你既同她前來，一齊再同她前去。」當時也是一刀，把那女子殺死。馬榮道：「你我此事是乾畢了，明日懷義出來，自必奏知武后，捉拿凶手。屍骸山門前面，豈不有累這看門的和尚？你且進去，對他說知，我這兩顆人頭，送到懷義那個廳上去，先把點驚嚇與他。」說著起手在地下將兩顆首級提起，一路躡房過屋，向那竹園而來。

到了裏面，見了下面有人說道：「這個老東西，此時又不來了。每日夜間，總不得令人早早安歇，她不來，這一個便逢人胡鬧。」馬榮見四下無人，捏著腳步，順著道婆所說的身徑，走到裏面，輕輕把兩顆首級，一裏一外，在那關鍵處擺好，隨即躡身上房，連躡帶縱，到了山門口，向裏喊道：「喬太，你我快點回去。頃刻裏面警覺，便走不去了。」喬太正值裏面出來，兩人一齊向城內而去。半路之間，馬榮問道：「你如何同他說？」喬太道：「我同他說明，是巡撫衙門來，若是懷義在他身上追尋凶手，命他到轅門控告，但說懷義騙奸人家婦女，致殺兩人。他見我是狄大人差來，感激不盡，說代他出了冤氣。雖是他的私意，遙想也不甚有誤。」當時兩人趕急入城，已是四更以後。

進了衙門，卻巧狄公正擬上朝，見他兩人回來，知是事情辦妥，問明原委，上車來至朝房。此時文武大臣，尚未前來，幸喜元行衝已到，狄公當將王毓書的事，告知與他。行衝道：此事惟恐礙武后情面，難以依律懲辦，只得切實爭奏，方可處治。」狄公

道：「本院思之已及，稍停金殿上如有違拂之處，尚望大人同為申奏。」元行衝道：「大人不必煩慮，除武后傳旨免議，那時無法可想，若是武三思、張昌宗等人阻撓，下官定然伏闕力爭。」二人計議已畢，從臣陸續已來。稍待，景陽鐘響，武后臨朝，文武兩旁侍立，早值殿官上前喊道：「有奏事出班奏駕，無事卷簾退朝。」只見狄公俯代金階，上前奏道：「臣狄仁傑有事啟奏。茲因進士王毓書昨投巨衙門擊鼓呼冤，說有媳婦李氏為白馬寺僧人懷義騙入寺內中，肆行強佔，目下不知生死如何。臣因該地是敕賜的所在，恐其所控不實，當即在堂申駁。誰知此事合境皆知，聽審百姓齊齊鼓噪，聲言此案不辦，便欲釀成大禍。臣思若果王毓書誣告，何以百姓眾口一詞，如再不奏明嚴辦，不但有污佛地，於國體有關，且恐激成民變。求陛下傳旨，將白馬寺封禁，俾臣率領差役，前去搜查一番，方可水落石出。若果沒有此事，這王毓書誣控僧人，擾亂清規，也須一律懲辦。」

武則天聽了此言，不禁吃驚道：「懷義是寡人的寵人，準是因薛敖曹現入宮中，他不能前來，加之寡人久不前去，因此忍耐不住，做出這不法事來。但此事有礙我的情義，設若被他審出，如何是好？」當時要想阻止他不辦，一時又不好啟齒。武后想來……不知所說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